

經部

周易集說卷二十五

宋 俞琰 撰

爻傳六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居漸進之初而上應无援此固丈夫之所安而幼穉之子處此則以為危厲畏謹如此宜其无咎也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猶詩伐檀素餐注云素空也德不稱其禄位是謂尸位素餐今六二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則非尸位素餐而徒飽者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醜類也九三本乾體與上二陽同類是羣醜也今捨二陽而居下故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離去聲女以漸而歸四與三以近比而苟合失其漸進之道故曰

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在下二陰皆坤畫順也順則其情相親有寇難則相與保護故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順釋利字與蒙上九爻傳相似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求安之道苟能順所遇之時而處之以卑巽何所處而不安秀巖李氏曰此爻乃所以成巽者故云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以中正相配始雖有間之者終必相合但其合

有漸耳終得遂其室家之願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鴻之飛長幼有序雖疾風不亂用其羽而為儀則亦不可亂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恒者歸妹用娣以其廣繼嗣而為恒久之道也相承者佐其嫡以相與奉承其夫也恒也之上无以字

嵩山晁氏曰孟氏京氏无此以字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屯六二曰反常謂字乃女子之常不字則非常至十年之後而乃字則反復返其常也此曰未變常謂嫁者女子之常今九二不願嫁似乎變常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未為變常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

從嫁當以娣姪以須則未當也秀巖李氏曰當作平聲叶韻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爻辭言愆期而爻傳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
苟從人葢有待而行非為人所棄也行謂出嫁詩泉
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位在上卦之中以尊貴而行中道則服飾之美
不至於過也夫以帝妹下嫁於諸侯服飾雖過美亦
无害然而古之人尚德不尚飾務内不務外豈以服

飾外觀之美為美哉郭京曰上句舉經不當有也字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以位言上六陰虛无實則六三所承乃虛筐也

六三亦无實而特言上六蓋其失在上三不足責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彖辭云宜日中爻辭云雖旬无咎皆勉之使中者爻

傳云過旬災則戒其不可過也文王唯恐其不及孔

子則又恐其過蓋與彖傳天地之日月說同或疑不

釋往有尚葢過旬而不往則災往則有尚其義一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爻云發若傳乃云發志志葢五之志也在心為志五居中故言志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則六二可以發六五之志也然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故必待上之人與吾相信然後可以發其志而撤去其蔽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信釋孚字蛟峰方氏曰君雖障蔽至誠未有不動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三剛而不中故不可以當大事其應在上而上六乃柔暗之人則九三雖有剛明之才亦不可輔之而成大事也或曰不可大事蓋釋日中見沫謂其所見者微小故不能成大事也人之股肱用事者必居其右折則不可復續今既折矣雖欲見用終不可得也終不可用與剥上九同蓋絶辭也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

也

二四皆豐其蔀而此言位不當者六二中正九四益不中不正而自致之也二四皆日中見斗而此言幽不明者二處離明之中此在離明之外其居使之然也郭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脱志字益九四之志将以有為者也而處位不當又遭不明之時非得剛明者為之助則不能以有為也今也上有六五之相遇下有初九之相資此九四之志所以得行也

徂徠石氏曰四𨾏幽晦而遇夷主是以志行而吉葢

祖郭京之說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位言慶者幸而相喜賀之辭以六居五柔暗之君也下无剛陽之應又為上六所蔽本不能致吉幸得九四為之輔而獲吉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豐大其屋如翬斯飛翔于天際可謂極其壯麗

矣抑孰知豐極則變而為旅豈能久處耶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果无人也有其人而不能下求之爾有如九三剛明之人與已為正應乃使之埋光鏟彩於下其蔽之也是誰之過歟葢上六自藏之也孟子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然則豈之上六其凶實自為之非由乎人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之災孔子不悲其時之窮但言其志窮何也以其

自取之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在旅得童僕之代勞而不至困乏又能以正道固守何尤之有故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童僕指初貞則六二自謂若以為得童僕之貞則初六豈貞良者哉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過剛非處旅之所宜也過剛而其次被焚亦既傷矣與下之道復如此義當喪也上言在上指本爻為上

此言與下指初六為下三與上皆剛而不中故上以焚言此以喪言葢各舉其一以相發也節初齊氏曰亦以傷鄱陽胡氏作亦已傷謂已見傷於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大抵未得位則在人之下其才未得伸其志未得行况處旅乎旅之四與初皆在人之下者也初六艮體柔而止四與初位處上卦之下其為人也高明不以

得利為喜故其心不快君子之志蓋在乎得位行道
雖兼金乘馬之饋亦未足快于其心豈但資斧

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及也上逮者上及乎尊位也故有譽命如九四之
未得位則安得譽命上釋終字節齋蔡氏曰上謂上

爻終以譽命及五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易中凡稱卦名皆言其所遇之時凡曰在上皆言其

所處之位以旅之時而其位在人之上自高如此人必怒其僭而害之宜乎其遭焚故曰其義焚也剛亢絶物况又无應則其喪牛于易也竟无一人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或曰喪牛于易一作喪牛之凶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承二而應四而重巽之卦剛柔皆无正應初也從四乎從二乎是以无所決擇而其志疑惑若能如武人之貞以自斷其承上之心而順從九二之剛則其

志治而不亂矣夫志一也且疑且治何也爻柔故志
疑位剛故志治

紛若之吉得中也
不言用史巫三字蓋省辭也得中謂事神之禮宜如
此亦非過爲也二居下卦之中故言得中

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豈巽順者哉窮而後巽非其本志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為大臣者當謙恭下士以收拾天下之人才如巽之六四可為有功矣有功謂田獵而有獲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大抵巽不可過甚況人君乎故以九五兩字表而出之謂九五之所以吉者其位正得其中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上而過於巽窮而不知變者也固執而凶則其凶正當然也非自外來也紫陽朱子曰正乎凶言必凶

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人有貳心則疑九四之商兊是也初九在兊之初唯知近比於九二則其所行葢未疑也

孚兊之吉信志也

二與初同德相信其志葢在初而不在三也二剛中有守決不妄說于三故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六三位不正也乾正位在九五坤正位在

六二震以初九離以六二艮以九三巽以六四坎以
九五兌以上六或以六三為重兌之主非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以位言慶幸之之辭九四居此位能截斷六三
不使之為害蓋幸而有此喜故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剥位正當也
兌正秋之卦初為孟秋中為仲秋末為季秋重卦則
以初二為孟三四為仲五上為季孟秋七月屬否仲

秋八月屬觀季秋九月屬剥兊之九五正當剥之六五故曰位正當也當平聲平菴項氏曰位正當也言雖兊爻正當剥位也履夬二卦皆成于乾兊故履之九五稱夬亦曰位正當也言其在履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亦曰位正當也言巽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大人吉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言位正當凡四爻皆兼取兩卦

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爻或稱正或稱當无無稱者

上六引兊未光也

上六以位言以六居上得説之正是兊之正位也乃俯從所引為説而不已未足多也又何光焉

初六之吉順也

陰當從陽初六之所以吉者以其位處下而能順承

九二之剛也鄭亨仲曰陽資陰則逆陰資陽則順明

夷之六二渙之初六其所資者皆九也故兩卦皆以

順為言

渙奔其机得願也

居渙之時猶在險難之中望五之机奔就之則其所願得矣

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上也三將脫身于險而與上相應志葢在外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陰爻安得光大正從九五之陽是以光大

王居无咎正位也

以九居五王位之正也位釋居字伊川程子曰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上與三相應三曰志在外此曰遠害何也為小人謀則欲其親君子而從善為君子謀則欲其棄小人而遠害也害釋血字

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文辭云不出户庭无咎孔子恐占者泥于不出之說遂于文傳明之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謂處節之初雖當慎守而不出户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而初則塞而未可出也横渠張子曰見塞于九二故不出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當其可之謂時九二之出維其時矣其出也不早不後正當其中令也當出而不出則失時之極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咎將誰執當自思其過可也平菴項氏曰又誰咎也凡三同人之初九以爲褒辭解之六二以爲貶辭節之六三王弼從解沙隨程迥從同人安世謂三辭皆无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省不節之嗟我所當慮得失由已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之方于本義无悖也觀需九三自我致寇敬慎不

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以自反非必

貶辭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謂九五也六四之所以安節亨者盖能奉承九五

中正之道而行之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貴乎中中則无過无不及當節而不節則六三有

不節之嗟過于節則上六有苦節之凶惟九五甘節

而吉者葢居位之中當位以節无過无不及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而得中則可以通行過則其道窮矣涑水司馬公曰其道窮也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彖辭云利貞謂中孚之道當固守以正也令以九居初正也正則其志專一而與四相應葢未變也家人之初九亦言志未變皆示人以慎始之道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真誠相孚此中心所願也平菴項氏曰中心願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居不當位心无所主故或鼓或罷而不定若初九則不如是也

馬匹亡絶類上也

絶釋亡字類釋匹字上指六四謂六四絶六三之類

于上也伯玉毛氏曰馬匹亡者陰之絶類而從陽者也坤以喪朋為吉中孚以絶類為无咎節初齊氏曰絶類上謂其遠絶六三之匹類乎上也或云絶類以從上或云絶類以自上皆有增字釋經之嫌不若以上為六四而云六四之絶其類乎上為得孔子釋匹字之意且於六三得敵可以互𤼵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小畜之九五云有孚攣如中孚之九五亦云有孚攣

如小畜以六四為全卦之主中孚則以六四為上卦之主中孚之九五正當小畜之九五其位同故其辭亦同詳見兌九五爻傳解當平聲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長鳴吾見其力盡而不能繼又何可長也橫渠張子曰上九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而為小過之初六故小過初六之爻辭曰飛鳥以凶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處小過之時可下不可上可止不可動初六不安分處下是燕雀而欲為鴻鵠之高飛豈所宜哉以此而凶則其凶不可免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遇妣而過其祖此小過也遇臣而過其君謂之小過可乎蓋遇妣可過于祖遇臣則不可過于君故在祖言過在君言不及不及其君謂人臣之分不可過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被戕害而曰凶如何益甚言其必凶也不釋防之者

以其不能防也能防則不為其戕害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謂九四剛失位而不中也當小人過而亨之時為君子者宜以禮待過小人益進此之時居此之位不容不然故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不得已而往則其往也不可以久處故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謂陰過于陽也陰陽和則雨今也陰過于陽豈能成雨乎紫陽朱子曰已上太高也

弗遇過之已亢也

六五曰已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

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與六四為正應在既濟之初恐六四之復陷也

竭力以挽其輪輪雖敗其義亦无咎況不敗乎

七日得以中道也

失而復得以六二能以中道自守也

三年克之憊也

憊者勞苦而疲困也敵强曰克三年之久然後克之

則老師費財其憊可知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熱羮者吹冷齏今六四在既濟之時而復涉險難

能无疑乎所以為之防者故疑其又有後患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祭在時不在豐禴祭薄時祭也時祭雖薄明神所饗是以吉大來也時字蓋釋禴字虚齋趙氏曰曰實曰大曰福曰吉皆坎中之陽也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終變為未濟蓋為久也平菴項氏曰上六居濟之終而復陷于險如病愈之後復遇病其能久乎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人之才力有限不可强也在未濟之初早已濡其尾

尾濡則不能舉豈能濟乎茲盖不度其才力之所至而冒然驟進不得其中者也故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之義與節九二失時極同亦字承既濟上六濡其首而言極與正叶猶坤之發與大叶家之實與順叶盖魯音之叶如此不必改極為敬以叶正亦不必改正為直以叶極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而其位不正故以貞吉戒之然以剛德居

中而無過為則其所行亦正也九二在他卦為不正在未濟之時以剛居柔葢得為下之正者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曰位不當以六三才弱而處下體之上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爻以六三為未濟則九四其濟矣乎九四已脫下卦之險為近君之大臣是以其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日旁之光故周禮眡祲以十煇為十煇令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則不獨為六五之吉與之比者皆吉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文辭既兩言有孚而分飲酒濡首為二事則文傳所謂飲酒濡首亦當分為二事諸說皆以飲酒濡首渾為一說未之詳玩爾飲酒蓋謂孚于六五則足以

止矣濡首謂又孚于六三則不知止焉故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集說卷二十五

周易集說卷二十六

宋 俞琰 撰

文言傳一

古易十二篇文言傳自為一篇題曰文言傳者孔子明文王彖辭爻辭言外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藴而餘卦之說因可以類推也自王弼移附乾坤二卦後加文言曰三字冠於首而除去傳字後人

遂不曰文言傳而僅曰文言或謂文飾其言或謂交錯而言或謂古有是言而孔子文之或謂言不文則不足以傳遠故因其文以詳言其理所以文飾乾坤之大德愚案陸德明釋文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梁武之說必有所據但制字未瑩耳或曰文言文王言即彖辭爻辭孔子傳述文王所言之意而推廣之故曰文言傳愚觀其反覆發明乾坤二卦彖辭爻辭之意則知古易題曰文言傳

良是矣分明象辭爻辭皆文王之言而孔子傳述之也首章云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左氏傳惠伯之說同穆姜則以善字為體字較好或者因而疑之曰茲非孔子之文孔子以前穆姜惠伯嘗言之則此語乃古語也愚則曰古無是語穆姜惠伯亦無是語左氏葢借孔子之說為穆姜惠伯之說耳何以見之如呂相絶秦書此豈當時史氏之文哉葢皆左氏為之也又如國語司空季子之占既取八

物之象又有坎勞卦之語審如是則孔子之前司空季子已有是說矣謂說卦為非孔子所述亦可也吁讀易者要當明辨茍輕信左氏之浮言而反疑聖人無乃不可乎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亨利貞莫非善也元居亨利貞之首故曰善之長亨者通也亨而無不盡美故曰嘉之會利者宜也利

而無有乖戾故曰義之和貞者正而固也處事而固守以正則何事不立故曰事之幹乾之元亨利貞即人之仁義禮智今於元亨利貞不言仁禮智而於利獨言義以見君子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伊川程子曰比而效之謂之體紫陽朱子曰此語未安體仁如中庸體物之體相似仁理也人物也以人

之身而體仁之理乃足以長人矣愚謂君子以仁為體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而無一毫之非仁故足以長人長人者居人之上而為之君長也輔世長民莫如德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蓋惟仁者則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禮者天理之節文嘉會謂事事盡美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節也禮以會而後行會以嘉而合禮故曰嘉會足以合禮利與義皆訓宜利自義中來義

安處便是利非義之外别有利也大凡利於已不利於物則為悖於義而不和豈所冝哉葢唯利物而不以已害物則足以和於義而不悖斯得其冝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謂擇善而固執之也固而不正則衆議得以屈之正而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唯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乃足以立事故曰貞固足以幹事言利貞而不言元亨言仁義禮而不言智葢互文見意將使學者觸類而長之也紫巖張氏曰不言智而

言貞惡夫智容有不貞者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人道與天道一也君子行此仁義禮智即行此元亨利貞也君子即乾也仁義禮智即元亨利貞也自前

至此乃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下乃第二節中文傳之意歐陽文忠公曰此非孔子所作之全篇也若皆孔子作則其文自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亦不應自稱子曰也其先言何謂後言子曰乃講師自為問答之言亦如公羊穀梁之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紫陽朱子曰所謂子曰者是弟子後來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通書除去篇名却在上面各添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愚謂中庸大學亦稱子曰蓋皆後

人所加也潛見躍飛皆龍德也龍德即君德今曰龍德而隱謂以九居初雖有君德乃在下而隱者也不易乎世守其道而不為習俗所移也不成乎名晦其行而不求名譽之著也遯世无悶遺佚而不怨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慍也樂即无悶之謂无悶故樂也樂則行之者君子樂天知命安貧而不憂則遵初九在下之象而行此潛龍勿用之道也憂則違之者小人不知天命長戚戚而不樂則悖初九在下

之戒而違此潛龍勿用之道也言樂而兼言憂亦猶後章坤初六不善之殃與善之慶並說以見君子則如是小人則反是也或以進守假行守避守假違守而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避是豈初九爻辭之旨哉夫既潛矣既勿用矣尚何見可而又進即尚何知難而致避耶或又謂君子有時乎憂樂其行其違皆出於我去聖人之意遠矣確堅也確乎其不可拔者內有所守而堅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也此章始言龍德而隱終又總結之曰潛龍也蓋自不易乎世至確乎其不可拔皆初九潛龍之德而君子所以勿用也若爲世俗所移而求名譽之成遯世而悶不見是而悶内無所守而爲人所拔則豈初九潛龍之德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正中謂九二有乾龍之剛德而在潛躍之間無過無不及而正得其中也庸常也常言常行必信必謹則口不妄語身不妄動也邪即人欲誠即天理遏人欲所以存天理也理欲界限不可不嚴弗為之防則人欲存乎其中而天理亡矣故閑邪存其誠也善世猶言蓋善天下不伐不有其善也位非九五何以善世而九二云爾者德博故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此大人之事也君德謂君人之大德孔子賛乾之

九二曰君德蓋明指大人之為九二也他卦皆以二為臣位未甞以二爲君德乾六爻皆言人君之事九二蓋人君之子未為人君之時未有君位而有君德者也其位雖臣其德則君故孔子賛其德曰龍德又言君德言信行謹閑邪存誠賛其德之中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皆申德施之義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又云誠者非自誠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子思皆本乎此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進德脩業謂君子終日乾乾也何以進德忠信所以進德也德與忠信皆主於心者也何以居業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業與辭皆見於事者也事已成謂

之業脩業者業未成則脩而成之也居業業已成則居而守之也居與論語百工居肆之居同辭言辭也脩謂脩省非脩飾也誠即忠信也立其誠謂立其誠意而不為私意所汨撓也若但以脩飾言辭為心則偽矣君子閑邪存其誠則無一念之不正也脩辭立其誠則無一言之不實也至謂行吾所有之德進而至於此也蓋指九三本爻即非謂至於九五終卒吾所脩之業居而終於此也亦指九三本爻即非謂終

於九五幾乃幾及之幾與比六三幾不如舍之幾同
皆訓近即非幾微之幾存義謂存其分義而不可過也
君子之於德也知其所當至而篤行焉則其至之也
如九三之位至於下體之上而無不及故曰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業也知其所當終而固執焉
則其終之也如九三之位終於下體之上而無過故
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居上位謂九三位居九二
之上也在下位謂九三位在九四之下也德進而已

不有故不驕業修而上不忌故不憂無咎者善補過也九三過剛而不中又處危地本不能無咎也所以無咎者以其終日進脩乾乾不息又因其時而惕懼則足以補其過矣時釋夕字危釋厲字不驕不憂釋無咎之義至之終之可與幾可與存義皆申終日乾乾反覆道之義紫陽朱子曰知至至之屬忠信進德意思進字貼著幾字至字貼著進字知終終之屬修辭立誠居業意思居字貼著存字終字貼著居字又

曰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同居業如此存義如此蓋慎守臣位而知終者也安有犯上之心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才剛位柔故其躍也或上或下而無常或進或退而無恒位不正爲邪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位而

不正故皆言邪孽指在下三陽非為邪謂其動而或躍非為小人之邪媚也非離羣謂其静而在淵非離君子之善類也既非為邪又非離羣何為而不寧若是也君子之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時難得而易失君子不敢自失也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失時則如上九之亢而年事過高精力衰弱無能為矣有不動動則有悔況又不知進退豈得無咎令九四所以無咎者知進知退而又能不失其進德脩業之時也夫時

至九四吾惟進吾九四之業而已吾於分內所當進者進之所當脩者脩之又何咎之有進脩有重習之意而三四在重乾之交故此兩爻皆言進德脩業上與進釋躍字下與退釋在淵之義無常無恒釋或之義非爲邪非離羣欲及時以申進無咎之義上上聲下離皆去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夲乎天者親上夲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物之聲同則自以聲相應氣同則自以氣相求如水性潤下而濕地之濕者水必流焉火性炎上而燥物之燥者火必就焉龍水畜雲水氣故龍出則雲生虎威猛之獸風疾烈之氣故虎嘯則風生蓋各以其類相從也天運動而在上故物之本乎天者亦飛動而親上地處静而在下故物之本乎地者亦静植而親下無非各從其類也人為萬物之靈亦萬物中之動

者耳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是故聖人作於上而萬物
覩於下聖人作釋飛龍在天萬物覩釋利見大人紫
陽朱子曰分明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覩解見字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卦有六爻爻各有位是故彖傳謂六位時成說卦謂
六位而成章則上九豈得無位今曰无位者九五為
乾之君居乾九五之正位而尊無二上也上九亢極

而過中貴極而失正其位雖在九五之上而無九五之正位故曰貴而無位凡卦皆以五為君初為民二三四上並為臣上九居至高之位而去初甚遠故曰高而无民二三四皆從五而不輔已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上九既无正位又无民又無賢人之輔乃又動而不知止能無悔乎爻辭言有悔孔子釋之曰是以動而有悔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則有悔不動則無悔也貴與高釋亢字无位无民无輔皆申盈

不可久之義伊川程子曰王弼以為無陰陽之位陰陽繫于奇耦豈容無也乾元上九云无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開封趙氏曰九五有位有民有輔上九无位无民无輔則失聖人之旨矣

潛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乃第三節重論六爻之義以再申前意也下謂初九之位在六爻之下龍在下則潛陽在下則藏君子在下則隱其爲勿用一也紫陽朱子曰潛龍勿

用下也與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只是一意但重説耳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如館舍之舍時舍謂時止則止君子當隨時而止也乾之六爻以徳言則皆君徳以位言則唯九五為君位餘皆臣位九二雖有君人之徳然其時為臣則當安臣位故曰見龍在田時舍也平菴項氏曰舍非用舍之舍舍之則為潛龍矣舍者隨其所在而居焉古語舍訓為置苟置於此則舍於此故傳舍亦為傳

置乾之時舍井之時舍隨之志舍下姤之志不舍命

四舍守皆去聲龍本行天之物不常在田出潛之初

時寓於此故曰時與潛異者潛則入而不出舍則已

出而未行又曰時舍以在守言之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行吾分內所當行之事即進德脩業之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試釋躍字與中庸日省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

戒而自試其所學蓋欲自知其淺深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釋天字初言下五言上蓋相發也伊川程子曰上

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而不知變則災必逮夫身窮釋亢字災謂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體乾之元用乾之久則變

不窮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以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下乃第四節又申前意初之潛也隱而在下陽氣潛藏於重泉微而未之見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二之見則出潛離隱雖不在上位然德博而化天下皆文明矣見非表暴之謂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故天下利見而為之動為之變為之化而晝皆如已之

文明也平菴項氏曰天下文明以見字言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居下卦之上時既進矣君子之德亦與時而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四之躍也離於下而進於上與在下之時不同矣乾道於是乎革也革者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也平菴項氏曰卦至四則下革而為上時至卯則寒革而為暄皆進而得時者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九天德五天位有是德乃宜在是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易以爻為所處之人位為所逢之時以九居三而三陽方盛故與時偕行九三蓋得時者也以九居上而六陽已窮故與時偕極上九蓋失時者也或曰乾以德明爻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上其有悔而以德者乎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歐陽文忠公曰初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廣平游氏曰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愚謂天則則天道也寒極而變暑暑極而變寒是之謂則乾所以用九而不用七者九變而七不變也故用九則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此以下乃第五節復申彖傳之意天者莫非一元之

運行周流而不間斷是以生生而不窮物之生也皆自此萌動暢茂條達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性言其静也情言其動也物之動極而至於收斂而歸藏則復其本體之象又將為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静而至於静之極但言其性足矣又兼言情何耶曰元起於貞貞下蓋有元繼焉動生於静静中蓋有動存焉貞而元静而動終而復始則生生之道不窮若但言性而不言情則止乎貞純乎静

而已矣不見貞下起元靜中有動之意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此所以不分別孰為性孰為情而特渾而言之曰利貞者性情也鄭玄不明此義乃以性情作情性淺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衆美之會也乾能生育萬物以利天下而天下皆獲其美利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乾之利天下無往而

非利不可以名焉故曰不言所利如坤言利牝馬之貞屯言利建侯之類皆指其所利而名言之名言則小不言則大故又賛其不言所利而特曰大矣哉或者疑之曰不言所利而二五之爻以利見稱何也曰孔子之意蓋爲乾之彖辭不言所利非謂乾之爻辭不言所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十四卦雖乾純陽而其德最大故孔子賛乾之元乾

之利皆曰大又贊乾之九五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無不及正則無反無側純則無雜粹則無疵精則純粹之至也乾之六畫無不剛無不健二五皆剛健而得中九五則剛健得中而且正六畫皆陽而無一陰畫間於其間可謂純矣二五皆純而且粹九五則純粹而且精此七字惟乾之九五足以當之九五蓋乾之主爻也凡卦皆有主爻皆以五為君孔子每贊主爻之德必

兼五言觀彖傳可見況夫乾之主爻在五而五又爲君位其德又如此全美此孔子所以極其辭而稱賛之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揮動也旁通猶言曲盡情猶言用乾之六爻在本卦則彼此情相通若動而散於諸卦則自屯蒙以至既濟未濟凡以九居初居上居二五居三四者其情悉皆相通無不曲盡其義坤之六爻亦然橫渠張子

曰乾發揮偏被於六十四卦其説是已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時謂乾之時聖人於此時乘六陽之運以御天則如
天之雲行雨施而普天之下咸被其澤也
君子以成徳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得於心為徳行於身為行成徳之成與成性之成同
成之為言貞也謂仁義禮智無不具也君子以仁義
禮智發而為事業故曰君子以成徳為行誠則形形

則著故曰日可見之行也首章云君子行此四德此又云君子以成德為行蓋申首章之意上行字去聲下行字平聲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以下乃第六節復申文傳之意上文云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此乃云行而未成何其說之相悖歟曰非相悖也上文申彖意蓋終言一卦之德此申文意乃單言初九之德其義各有所取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非謂初九不行也時乎潛隱而所行未著爾或曰此章云潛之為言也末章云亢之為言也此兩起句文法同蓋欲使學者因文究義以見乾之初九猶人之卑微乾之上九猶人之衰老唯宜守靜而安常皆不可變動而用事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博學之則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問以辨之蓋將

擇其善也擇善而知所從矣則又不可不加涵養之功故寛以居之寛則不廹居之久則守之固至於德盛仁熟乃可推而行之以及物也夫君子之學問如此寛仁如此雖未為人君而有君人之大徳故前章贊之曰君徳此又重引之葢深明九二之徳為君徳而大人即九二也若獨指九五為大人而以利見大人為九二利見九五則非易之旨也雲間田氏曰諸卦二五皆君臣相應唯乾坤二卦不可以此論先儒

乃曰乾卦純體皆君道坤卦全體皆臣道聖人慮學者拘於正應以論乾坤特於乾九二兩贊曰君德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或者乃謂以剛居剛為重剛在九三則猶可在九四則不通矣乃又曰九四下重字衍文豈其然乎不若從虞翻之說為長天謂五田謂二九三上不及九五之中而

不在天下已過九二之中而不在田其不中若是豈不危厲君子處此則終日進德脩業乾乾不已又因日之夕而為之惕是以雖危而无咎夫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則奚在曰在人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居重乾之閒而在下卦之上其位已過九二之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亦居重乾之閒而在上卦

之下其位不及九五之中故亦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固與三同然比之三則四也又居上體而出於人之上矣故曰中不在人夫上既不在天下既不在田中又不在人果何在邪曰在淵易卦兼三才而兩之以下二畫屬地中二畫屬人上二畫屬天三四雖皆人位而三附於地蓋在人之正位四之在淵則離地而近於天非人所處之地故或之或之者何蓋疑之也君子於此戒慎恐懼唯知進德

脩業而已故无咎或曰孔子賛乾之六爻必於此兩爻云九三九四而文法又同亦欲使學者因文究意以見九三九四並在重乾之閒而俱得无咎者其才與位皆相似故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徳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二五爻辭皆言大人孔子賛九二但稱君子賛九五則

稱大人尊九五也九五蓋乾之主也又以見九三止有大人之德而無大人之位九五則德位兼修也九五大人中正無私以天德居天位而與天為徒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悉皆相合而無閒也天者自然之理也誠之所為先與理合天亦弗能違也先後皆去聲紫陽朱子曰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弗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者如天敘有典

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當亦奉而行之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九三居下體之極知至而又知終上九居上體之極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三所以無咎上所以有悔知與不知之異也茍知進退

存亡而不以得喪累其心又於進退存亡之間不失其在我之正又豈有悔乎首言進退存亡而兼言得喪次言進退存亡乃不及得喪何也曰進退存亡天道也得喪乃人事耳孔子所以兩致其唯聖人乎之辭者謂其真知天道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非聖人則不能也人事固亦有進退存亡若僅釋以人事則凡有識知而安於分義者能之何待聖人而後可耶此章句法與繫辭傳天下何思何慮同又如論語禹吾

無間然矣稱顏子曰賢哉回也蓋皆兩致其辭而贊歎之也紫陽朱子曰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王肅疑兩言聖人為重複遂改其一為愚人謬矣

周易集說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集說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李燧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集說卷二十七

宋 俞琰 撰

文言傳二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天屬乾陽而剛地屬坤陰而柔地體雖柔動而生物其用則剛坤卦六爻純乎陰柔是為至柔動則變為

乾陽而剛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地雖動而生物其體本靜坤卦六爻純乎陰靜是為至靜唯其至靜所以其德方正而截然不易故曰至靜而德方天數居始而為一地數居次而為二坤道之常蓋當處後不可搀先也搀先則失坤道之常矣唯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故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藏蓄也萬物無大無小地皆藏蓄於其中博厚之至也陽變而陰化天施而地生坤之含萬物

徃能化生耳非若乾之能變而又能化能施而又能生也故孔子於乾言變化於坤但言化而不言變益乾能兼坤坤徃得乾之半也光謂地道之光陽明而陰暗坤陰物安得光橫渠張子曰效法故光漢上朱子曰坤之光即乾之光愚謂坤本無光動而從乾是以光也順謂順乾而行也承天謂天氣在上而降施於地地則順承而受之也時行謂以時而行時乎春夏而天氣發生則地氣亦為之發生時乎秋冬而天

氣收斂則地氣亦為之收斂坤之為道蓋如此其順也此章申彖傳之意所謂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自此以後皆申爻傳之義或疑文言傳而賛用九至用六則無一語及之殊不思坤至柔而動也剛此非賛用六而何洪容齋曰頃見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

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而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愚謂瑩所云不過謂一爻之動耳坤爻傳所為六二之動是也今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葢謂六爻俱動而至柔之坤變純剛之乾非但為一爻之動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坤之初六陰柔不中不正不善也不善之積極而至於弒君弒父實從此始以積善並言益明善不善皆在所積天道福善禍淫作善則降之百祥作不善則降之百殃苟積善則不獨身受其福又福于而家以及其子孫是謂餘慶積不善則不獨身受其禍又禍於而家以及其子孫是謂餘殃必者禍福之應如影隨形如響隨聲理之所必然也積善而曰必有餘慶所以勸天下忠臣孝子而使之勉於為善也積不善

而曰必有餘殃所以懼天下亂臣賊子而使之不敢
為惡也乃臣弒君子弒父豈一朝一夕之故原其所
由來則自小而大從微而著如霜而至於冰皆以漸
而積也辯察也由辯之不早辯葢罪其君父之不明
明者知漸不可積於是防其微而辯之於早故天下
之惡無由而成葢知霜冰之戒也若小惡不過坐視
其長則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是誰之過歟由君
寵其臣而不早辯其臣之惡父寵其子而不早辯其

子之惡故也蓋言順也之順與前坤道其順乎之順不同蓋謂事勢之順不知不覺積漸因循而至於此極也積不善申履霜陰凝之義弑君弑父申至堅氷之義非一朝一夕之故申馴致其道之義也誠齋楊氏曰順當作馴紫陽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發明六二之直方而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則下文

當曰正以直内義以方外今乃曰敬以直内而不曰正以直内何也或曰劉元城嘗改敬以直内爲正以直内矣然正無下功夫處故須敬言敬則正在其中敬則有所操守而不失其本然之正也或又曰禮記云直其正也政乃敬之訛爾敬訛爲政政又轉而爲正亦猶詩體無咎言禮記乃云履無咎言體訛爲禮禮又轉而爲履理或然也敬者主一於此而無他適之謂義者裁制於彼而合其宜之謂敬以操守於内

而心不他適則其直於內也洞然而畧無私曲義以裁制於外而事皆合宜則其方於外也截然而不可移易君子蓋無往而非敬無往而非義也敬義立謂內不枉己外不徇物而卓然自立也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而出焉故有內外之辯敬在是則義在是內直則外自方非謂敬必在內義必在外也德不孤謂擇善而得所從也六二在羣陰之中不與羣陰為黨其勢似孤其德則不孤蓋以敬義自立捨坤陰從

乾陽又焉得孤不疑謂擇善之明而不惑也坤德雖柔順而六二所行者正不習初六之陰邪則其從乾陽而行也夫復何疑此章以敬釋直字義釋方字又以敬以直内是持守功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功夫從程子朱子之說則坤六二之所謂不習可以為不學乎平菴項氏曰習重習也二之所習謂習初也地利陰邪不可使盛若朋類相習積陰不已則賊亂之所由興也初二一陰方生聖人積慮其習曰積曰漸曰

馴曰順皆深絶之六二之陰㳺至位當重習獨能不習故聖人喜之蓋初不正而二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不習也又曰陰與陰相敵則孤孤則小陰從陽則不孤不孤則大婦能如此則得乎夫臣能如此則得乎君皆陰德之不孤者也

張播本直方大上有易曰二字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從陽而不敢專也故雖有美亦含之而不發也以用也或用之從王事則歸美於君弗敢以成功自居故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弗敢成者非其才之不足而不能成也為下之道當如是也伊川程子曰如是則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也愚謂下之事上猶陰之從陽便觀地之承天可見乃若妻之從夫臣之從君皆此道也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不言子道臣與子一也夫天氣降而至於地

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地唯順而承之不敢居其成功是謂地道無成既曰地道無成而又曰代有終何也曰天數止乎九是無終也地數終於十則有終矣是故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則坤之所以為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坤不有其成而有其終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代繼也古之人為臣而盡臣道者以地道自處而不矜不伐唯知代天之功以終其勞及其成功則歸之天不敢貪天之功

以為已力蓋知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義也美釋章字以妻道臣道並言蓋申無成有終之義此獨言地道則舉其大者爾書君陳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其坤六三之謂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陽用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賢人出坤陰用事則

天地閉賢人隱當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一語之差則凶禍隨至不謹密可乎易之所謂括囊无咎无譽蓋言君子之謹密不可不如是也且夫乾之初九在下卦之下去九五之君甚遠其隱宜乎坤之六四在上卦之下居近君之地而乃隱焉何也曰坤六五亦臣也非君也以人臣而處君位與乾九五異矣而六四適近之此六四大不幸也乾九五在上而天地閉塞天下終有戰爭之禍則六四以隱為咎蓋時異事

殊君子亦唯隨時之治亂以為進退也時當進君子
亦進乾九五是也時當隱君子亦隱坤六四是也謹
即慎不害之謂曰閉曰隱皆釋括囊之義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黄中謂君子有中德之美也通理謂通達乎道理也
正位謂知君臣之大義而以正上下之名位也居體
謂以臣道自居而不失為下之體也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以至發為事業儘有可觀豈非美之至乎正位居體蓋坤之正位在六二而六五非正是宜正之也坤之體當居下而居上非所宜也黄中通理正位居體釋黄裳元吉之義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釋文在中之義黄中通理以身言故曰四支居者身居之也黄中故能正位通理故能居體或者難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九居五為剛中之君六居五為柔中之君今乃以坤之六爻全為臣道無乃不可

乎愚曰不然易中以六居五蓋半矣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為謙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為文明之君在豫在恒之類則為暗弱之君惟坤之五雖君位坤實臣道不濟不取君義此童溪王氏之說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故坤之五不得為君此誠齋楊氏之說也竊謂六十四卦自貞而下陰陽相雜剛柔相交始有所謂陰陽之配應剛柔之乘承於是乾則全卦皆為君德而乾之九二其位雖臣

其德則君也坤則全卦皆為臣道而坤之六五其位
雖君其道則臣也豈可與諸卦例言哉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疑謂似也坤至上六陰盛而與陽相似也陰當從陽
也盛極則不能降以相從也不相從則與陽為敵故
曰陰疑於陽必戰乾君象也故乾之彖傳謂乾之六
爻為六龍龍君象坤乃臣而上六亦稱龍何也聖人

以坤之上六處臣道之盛極而天下不知有君故特以龍言故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為去聲爾雅云十月為陽鄭玄曰十月純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天道不可一日無陽人道不可一日無君也節初齊氏曰蓋與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狩于河陽非天王而曰天王嫌於無王也聖人於陽亦然血陰物也臣雖强不離陰類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離去聲玄者天之色黄者地之色血

言玄黄則天地雜類而陰陽無别矣故曰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陰陽相戰雖至於天地之雜亂然而天地定位於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中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黄

周易集説卷二十七